

亲历
民国

民国江湖风云

江湖多风雨，民国最纷乱

从花街柳巷到十里洋场

从振武镖师到津门混混儿

从科场舞弊到相士法术……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芸芸众生，包罗万象

口述历史 百年写真
勾玄揭秘 读史阅人

中国文史出版社

历史
民国

口述历史 百年写真
勾玄揭秘 读史阅人

民国 江湖 风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国江湖风云 / 闻湜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34-3499-0

I. ①民… II. ①闻… III. ①帮会—史料—中国—民国 IV. ①D69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4663号

责任编辑: 王文运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 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5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江湖

民国江湖风云

目录

保镖生涯	1
广州风月话当年	15
科场外的赌博	28
虞洽卿的一生	36
黄楚九传奇	64
上海滩的大赌窟——回力球场	75
上海股市话旧	95
天津金融大骗案纪实	111
盗宝沉冤	119
以“法术”行骗的江相派	133
信徒百万的同善社	156
北京理门实录	168
一贯道探秘	185
旧天津的混混儿	198
包头流氓低层社会的“梁山”	220

保镖生涯

李尧臣

人在江湖

1890年（光绪十六年），我才14岁，就离开直隶（今河北省）冀州李家庄，来到北京，在荷包行学徒。1894年（光绪二十年），经人介绍，加入了会友镖局。为什么我能够进镖局呢？因为当时各县乡下都讲究练武。农闲的时候在场子里练；农忙的功夫晚上也要在油灯下面练。所以一般人提到会不会武艺，总说你熬过两灯油么？当时地方很不安定，练习武艺，一则可以防身，二则可以保卫家乡。我自小就跟着老师傅练，会打太祖拳。但更主要的是，离我家乡不远，有个绢子镇非常繁荣，比县城还热闹。绢子镇上开有很多镖局，会友镖局南柜就在那里。我家里和镖局早有来往，我也因为会点武艺，久想当个保镖的达官。所以在荷包行学了几年徒之后，又改行入了镖局。

当时北京城有八个大镖局：会友、永兴、志成、正兴、同兴、义友、光兴、××，都在前门一带。会友镖局是最大的一家，开设在粮食店南头路西。另外还有些跑散镖的，没有镖局这么大的规模，可是名气大的，也总有

人找他们保镖。其中最有名的就属贯市李家，相传是彭公案中神弹子李五的后人。在我进镖局的时候，正是会友最盛的时代，在南京、上海、西安、天津各地都有分号。镖局的规矩，和一般商号不同。都是师徒关系。那时，南北各地，师兄、师弟、师叔、师大爷，共有1000多人。常在北京柜上的总有二三十人。总管事的人，我们称之为当家的。当时的当家的名字叫做孙一廷，一般人叫他老孙四，我们称他孙四掌柜。

进镖局首先得拜师傅。我的师傅名叫宋彩臣，师傅的师傅名叫宋迈伦，是清朝中叶有名的拳师。我在家学过太祖拳，乃是外功。镖局子的人全凭一身功夫吃饭。我的功夫还不到家，拜师以后，首先是跟着师傅学武艺。先练拳术，叫做三皇炮槌。三皇也叫做三才，就是天、地、人。后练六合刀，随后又练大枪，三十六点，二十四式。十八般武艺，差不离都练到了。以后又练水上的功夫。水里得使短家伙，分水搅、雁月刺、峨嵋刺、梅花状元笔之类，学了不少。水陆功夫学会了，就学使暗器。一般都知道，有些镖行的人能使飞镖，因此有人以为镖局的得名就是因为使用飞镖的缘故，这实在是一种误会。所谓保镖是指保送的财货、银两，所以装着财货、银两的车辆就叫做镖车；财货、银两被贼截去，就叫丢了镖。镖局的镖旗、镖号，都是因此命名。至于飞镖，不过是一种武器罢了。镖行的人未见得人人能使飞镖。飞镖也叫斤镖，因为一个镖的重量足有一斤重。小说上说什么金镖，那是念别了。哪有用金子打镖的呢？斤镖比较笨重，身上不能多带。常用的暗器，还有紧背花装弩、飞蝗石子。

学会了软硬功夫，还得练飞檐走壁，蹿房越脊。所谓蹿房，是攥着房椽子头，往上一翻，一丈多高，一蹿就上去。落到房檐上要轻轻落下，不能有动静。越脊，是说越过房梁在房梁上走，不能在屋瓦上行走。踩在瓦上，嘎嘣一声把瓦踩碎，别人就发觉了。因此就叫做蹿房越脊、飞檐走壁。上了墙，照例要在墙上往下面瞭望。看看院子里或花园子里有没有沟、井、翻板，有没有狗；听听有没有大人说话、孩子哭。有时还要用问路石试探一

下，要没有动静，才能翻身跳下；跳下去也要轻轻落下，不能有响声。

学会了飞行本领，还要练马上的功夫。古来作战有车战、水战、步战、马战。保镖也得准备这四样和敌人打仗的技术。因为镖客在镖车上拿着长枪，就和古时车战仿佛。在船上、水里和敌人交手就是水战了。步战、马战，更是常有的事。和我同时，有名的镖客有同兴镖局的武老飞，永兴镖局的葛老光。会友镖局里，我的师父宋彩臣也是赫赫有名的。师叔鲁玉璞久走南路镖，武艺也十分出色。还有王芝亭、王福泉、胡学斌，都是会友镖局中有名的大辈。

旧时代，社会挺不安宁。各地都有贼人铤而走险。有七八十人一伙的，有二三十人一伙的，也有三五成群的，盘踞在各地。所以行路的人就得找会武术的人保护。起先，有些会武术的人住在客店里，等候客人雇用。他们只推着一个车子，客人雇妥了，就推着车子上路，一天要走80里地，这是保镖的源起。后来买卖一天比一天发达，就自己立个字号，开一家车店，备有轿车，听候客商雇用，这就是镖局子了。到了后来，又在各地设上了分号。

那时候，不仅单身的客人上路要找镖局保护；商人运送货物更得委托镖局，才能防止贼人抢夺。那些走马上任的官老爷（卸了任、发了财的更不消说了）也得请求镖客沿途保护。最后，连地方官运送饷银和各种款项，没有镖局随同保护，也休想平安无事。当时各地运到北京的银子，都是装鞘运送，一运就是几十万。运到北京珠宝市，化了之后，铸成银锭交库。镖局子把银子运到北京以后还要负责交库。谁保来的归谁去交。社会秩序越坏，盗贼越多，镖局的买卖自然越发达。

保镖有水路镖、陆路镖。水路镖是乘船；陆路镖是起旱。水路镖，镖客在船上保护；陆路镖，或者坐在轿车里，或者骑马跟随护送。拿当时会友镖局的业务来说，一共有四路的买卖。北路镖是张家口、热河；东路是东三省，营口、吉林、奉天，到黑龙江省城；西路到西安为止；往南是直到南

京、上海。当时往南走有两条官路，叫做东大道、西大道。东大道走任邱、河间府往南；西大道是走卢沟桥、涿州、保定、石家庄、冀州。要到上海、南京一带，须从河南郑州往南。水路是由齐化门内河奔通州外河，沿运河往南。因为镖局在外边走镖，北京城里有人往各地汇款，也都由镖局代送。事前镖局子到各商号联络，到时商店就把汇款连信送到镖局，请求代送。大约每带十两银子，给五钱银子报酬，等于是现在银行汇兑的业务一样。走镖的时候，捎带着就把这事给办了。

走镖，是镖局子头一项最重要的买卖；还有一项重要的买卖就是看家护院。当时秩序不好，不单出门行路有贼人拦路行抢，就是城里也不太平。所以当时的大宅门、大商号都得有看家护院的。这些看家护院的不是他们自己雇用的，一般都是和镖局子接头，由镖局子派人前往坐夜。后来外国人到中国办了很多洋行、银行，他们也请镖局子的人去保护。前门大栅栏、珠宝市一带的商号，后来组织起来办了商团，就由商团和会友镖局接头，替他们守夜。当时会友镖局每天晚上派出守夜的师兄师弟，总有不少人。如华俄道胜银行就由会友保护。大宅门找会友护院的不少，最有名的就是李鸿章了。

除了走镖、护院，还有一项买卖就是保护库丁。原来当年当库丁是一项很肥的差使，库丁可以从银库里往外偷带银子。尽管防范很严，如库丁出来时要裸体打一个跟头，但库丁还可以从肛门里把银子偷偷带出来。因为库丁这样发财，北京城里就有混混儿专抢库丁，等于绑镖勒索。因此，库丁上班下班都得找镖局保护，才能不被流氓绑去。

除此以外，当时北京的宝局（赌窟）和娼寮也要请镖局派人保护。这是另外一些镖局所做的买卖，这些镖局不在前面所说八家之内。因为他们专和这些娼寮、宝局打交道，八家镖局的人都看不起他们。

当时镖局给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服务能拿多少报酬呢？那倒为数不多。拿护送饷银来说吧，1万两银子也就给50两银子。保镖的人每个月也就挣四五两银子，头儿们也多了多少，七两二钱银子那就是最多的了。有人说，李

鸿章找的护院的，每月给几百两银子。据我所知，可没有这么些个。到了年终，柜上赚了钱，大家可以分点红，但那时当家的吃大股，一般人分的也不多。护送大官上任，遇见官儿高兴，送到以后赏个十两二十两的，那是外快，不在正式收入之内。一个保镖的每月虽只挣几两银子，可是吃的是柜上的，而且好吃好喝，生活还是挺舒服的。镖局子制度也不像买卖家那样紧，彼此都是师徒关系，论起来是一家人，更不像当官差的有什么阶级高低大小，因此，一般都觉得干这行挺自由、挺舒服。所以我学了几年徒之后，就放弃了荷包行，入了会友镖局。

镖行话趣

我进了会友镖局以后，就跟师傅宋彩臣练习武艺。保镖的光会武艺还不行，必得学习行话。当时买卖家各行各业都有行话，镖局子也有镖行的行话。不过，镖行的行话，不仅是在同行之间应用，主要是和江湖上的贼人见面，必须用行话交谈。这种行话我们叫做“春点”，一般人就称之为“江湖黑话”。镖行和贼打交道，首先得会“春点”，彼此拉交情。镖行必须和气，光凭武艺高强想制伏他们，那还是不行。

我们镖局子里，白天在柜上除了吃饭就是练武，傍晚该去坐夜的就纷纷到各家住户、商号坐夜去了。轮着谁出去走镖，就得出去走镖，大约一个月平均轮上这么两趟。走镖的时候，看保的货物多少，由当家的派人。少则一两个人，多则十来个人（大约保一万两银子用一个人）。人多了，总有师傅或师叔、师大爷们带着，一切听他指挥。进了镖局以后，就得跟着保镖，刚进门的徒弟也是一样。所以徒弟也领工钱，不过比较少点。走镖的时候遇见贼人，两下没说好，得交手了，当徒弟的格外得拼命向前。因为保镖全看个人的胆气，当徒弟的要不卖力气，让别人看着就显着“没种”，没法出头了。总之，做贼的人固然是亡命，保镖的也是亡命。你要豁不出去，不跟贼人较

量较量，丢了镖，得赔帐不说，往后谁还找你！

镖行的规矩挺严，走路有走路的规矩，住店有住店的规矩。当我走镖的时候，早已不推小车了。客人坐在车上，货物也分别装在车上，车上插上镖局子的镖旗，保镖的骑着马跟在车前车后保护，一路上紧睁双目，刻刻留神。当时地方不靖，遍地是贼，有数十人一伙的，也有三五成群的，还有一个两个藏在树林后面，看见单身人走过就行抢的。最后这种人，俗语叫做“打杠子的”，多半不是久惯做贼的，不懂贼的行话。他们见了镖局的大批人马，一般不敢出来行抢。

保镖的到傍晚太阳尚未落山，就要找店房住下。进了店房必须派人守夜，以免夜间有什么闪失。进店以后，喝水吃饭，可不能洗脸。因为常在外面走道，一洗脸，让风一吹，就要裂口子。吃完了饭，守夜的守夜，不守夜的就去睡觉。第二天，天还不亮，就要抓早赶路了。

既然当时遍地是贼，走在路上就免不了和贼打交道。贼人隐藏在各处，冬天往往在地里趴着，夏天就在高粱地里藏着。有时打扮成种庄稼的、砍柴的，很难分辨出来。有些贼人往往在道路当中放上一些荆棘，拦住人马的去路。这些荆棘有横着放的，也有摆成十字的，不小心马要让它扎着了，也就没法走了。保镖的一看见路上有这些荆棘，就知道有贼了。说句行话，这叫做“恶虎拦路”。这时，明知这些荆棘是贼人放的，还不能自己下马把它挑开，必须做好准备，和贼人见面。

这时，当头儿的立刻吩咐手下的弟兄们做好准备，举着枪，拿着刀，看住镖车；当头儿的自己却要放下武器，紧走几步，向前准备和贼人答话。贼看见有镖车路过，也有个为首的上前来和镖行办交涉。这时候，镖行的头儿就要满面笑容，抱拳拱手，先向贼人行礼，招呼一句：“当家的辛苦！”他也回答一句：“掌柜的辛苦！”按着镖行的规矩，“贼”是朋友，遇见了贼就是朋友到了。如果是初次见面，他必问你：“哪家的？”我们就说：“小字号，会友。”接着他又问：“你贵姓？”我们就说：“在下姓×，草字××。”可是我们不能问贼“贵姓”，要一问，他就该疑心了：你要拿我是怎么着。

“朋友”见面以后，必须拿黑话对谈，说明这一方确是镖行，对方确是“江湖上的朋友”。黑话的内容，不外两点：第一，彼此都是一师所传，应当讲江湖的义气。更重要的，镖行必须承认，你这碗饭是贼赏给你吃的。他问：“穿的谁家的衣？”就答：“穿的朋友的衣。”要问：“吃的谁家的饭？”就答：“吃的朋友的饭。”这倒是句老实话，要没有做贼的，也就用不着保镖的了。做贼的，每天以打劫行抢为生，看着镖行的情面，有一部分“高高手，放过去”了，这不是做贼的给镖行留下的这碗饭么？所以镖行称贼作“当家的”，跟称呼镖行的“掌柜”一样。

两下里拉了一阵黑话，平安无事，放你过去。有荆棘条子的他就替你挑开，表示他同意“借路”，让你通行。临分别时，我们还要客气几句：“当家的，你有什么带的？我到××（某处）去，20来天就回来。”贼人一般说：“没有带的，掌柜的，你辛苦了。”

按着镖行的规矩，走镖沿途要喊镖号，也叫喊趟子。因此，走镖也叫做走趟子。镖行的镖号，就是“合吾”二字。喊法又有种种不同。如在住店或过桥时，喊“合吾”二字抑扬迂回拖得很长，这叫做“凤凰三点头”。平时所喊“合吾”二字，就比较短促，有时就是简单两个拍子“合、吾”。保镖的喊“合吾”，做贼的也喊“合吾”。路上遇见贼，双方谈妥，他准你过去以后，他就高声喊一个“合吾”。这时埋伏在附近的贼听见以后，也要回答一个“合吾”。有几个贼就要喊几声“合吾”。有时贼人趴在地上，远远地看不见，但为首这个贼喊了一声“合吾”以后，就听见远远的“合吾”、“合吾”，一声接着一声；贼人要多，“合吾”声就接连不断，喊上好大的工夫。

路上遇见贼就要上前用好言应付。平安放过以后就算没事了。遇见贼人不听这一套，硬要和你比武较量分个胜负的，那就只好和他相拼了。真正动手的情形，一百次也未必有一次。可是干镖行的死在贼手里的，也不在少数。

当我走镖的时候，在直隶、河南等地还有红枪会之类的组织，他们遇见镖行走过，必要找你比武。他们倒不抢东西，主要试试你的胆量、武艺，没

有两下真功夫，遇见他们也不容易过去。

镖局与贼

因为镖局子和贼讲“朋友”，所以贼到北京来买东西时，我们镖局子就有保护的责任。当时官面上有专管拿贼的采访局。他们称贼为“点子”。贼一进京，采访局就在后面跟上了。可是一看见贼进了镖局，他们就不敢拿了。为什么官面上还让镖局一头呢？因为镖行有后台，我们称之为大门坎，也就是当时在朝廷最有势力的大官。比如会友镖局，后台老板当时是李鸿章。他应名算是会友的东家，可是也不用他出资本。因为会友派人给他家护院守夜，拉上了关系，就请他当名誉东家。采访局要得罪了镖局子，镖局子跟李鸿章一提，一张二寸长的小纸条就要了采访局的命。所以他们就不敢找镖局子的麻烦了。

贼到了北京来到我们柜上，他和谁熟识就由谁陪着。白天陪他出去买东西，晚上回局子里睡觉。在外头吃饭的时候，都由镖局子会帐。一日三餐，好酒好饭。做贼的进城，都打扮成买卖人的样子。进京的时候，身边带着不少钱。他买东西自己付钱，这倒用不着镖局子破钞。

贼在北京住了几天，连买东西带看热闹，住够了，就由镖局子送他出城。临走时，起五更，由镖局派轿车，还有镖局的人骑马护送。贼坐在轿车里面，送出城后镖局子人就回来了。赶车的人早由镖局子交代过，反正坐车的叫你把车赶到哪儿，就送他到哪儿，什么话也不用问。送他到了地方以后，他一定多给赏钱，绝不少给。

贼进北京这几天，镖局子必须特别小心，绝不能让他出事。要是贼住在镖局里出了事，让官面上给逮去，这一来镖局子就算栽了。你再保镖，路上遇见贼人的同伙，他必和你作对，镖就不能走了。所以贼人来到以后，一定要小心保护；把他送走以后，柜上才能放心。

镖行和贼就是这样互相利用。正因为有贼，而且贼讲江湖义气，镖局才能站得住，吃得开。可是镖局和贼究竟是两码事。贼做的是没有本钱的生意，多半是些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光棍；而镖局子的人多是有家室的人。会武艺的人要进镖局，并不是那么简单，必须确实可靠，有人知底担保。所以做贼的人，尽管镖号称他做朋友，可是贼绝不能进镖局。镖局的人忽然不干了，去做贼，这种事当然也不是没有的，可是镖局子绝不能容他。因为这种人离开镖局子去做贼，必然和镖局子作对。

镖局子除了应付贼，还得对付北京市面上的地痞流氓。当时在北京城里专有这么一种人，社会上称为“嘎杂子”，专门吃仓、讹库，到宝局跳案子。因为镖局子专门保护仓丁、宝局，不能听凭他们讹诈，他们就专跟镖局子作对。彼此断不了寻仇斗殴。在当时有个最有名的嘎杂子叫做康小八。他和镖局子的人只要一碰头，在哪儿遇见在哪儿打。那时候北京城里从珠市口往南一带，人烟稀少。镖局子常和康小八在天桥一带打群架，仇越结越深了。

康小八是京东康家营的人，没有什么真功夫，就是手黑。后来有了洋枪，他身上总别着洋枪，看谁不顺眼，就给谁一枪。有这么一回事：他找个剃头的给他剃头。他剃着头，信口问：“你知道北京城有个康八太爷么？”剃头的说：“那小子不是东西。”他忍住气问：“怎么不是东西？”剃头的说：“净胡来。”他又问：“你认识他？”说：“不认识。”康就说：“好，叫你认识认识他。”掏出手枪，一枪就把剃头的打死了。

康小八手下本来有一伙人，后来他就单挑了。他打死的人越多，疑心越大，总疑心有人暗算他。黑夜里走道，后面有人脚步比他快，他就给一枪。后来，康小八叫五城练勇逮住，刚在菜市口了。

除了贼、流氓之外，还有专和镖局子打交道的，就是“访友”的。当时江湖上有个习惯，叫做“以武会友”。只要是会点功夫的人，到镖局子来拜访，照例抱拳拱手，开言带笑，称呼“老前辈”。这一来，总得管他一顿酒饭，临走送点盘缠，缺衣裳缺鞋的就送衣裳送鞋。说是以武会友，也并不完

全是比武。有来到柜上练两手的，也有不练的。反正总得提名道姓，跟什么人学过艺，哪一派的门徒。没多有少，就得送几个钱花。真有名气的人没有出来访友的。

访友比武时，他就说：“朋友，我一不靠帮，专为领教领教。”这就得比试比试。谁又不是跟谁真有仇，交交手，比划比划，能分胜负就行了。所以上手不过三两个招式，不像小说书上似的，一打多少个回合，难解难分。访友的人也有真有功夫的。遇见功夫好的，镖局子就留下他在柜上帮忙。会友镖局子的李天成、张立本、张化三……这几位师兄弟就是访友的，功夫好，留在会友保镖了。

劫 镖

前面说过，保镖遇见贼人全凭江湖黑话和他周旋，只要他肯点头借道，就算过去了。贼人急了，咱们也不能急，总用好话对付他。所以保镖的以和气当先，轻易不和贼动武。我们常说：“人缘就是饭缘”，要凭武力压人，到处得罪人。强中自有强中手，那还吃得开么！可是贼要不讲江湖义气，那也就顾不上了。为了保住镖车，就得和他拼个你死我活。

出门保镖跟贼人交战，一交手三两下，至多不过五着，就得把贼赢了，才能保住镖车无事。记得有一回，保镖路过固安县浑河以北摆渡路口，上了船，船户一看镖车多，有钱，刚过了河，他们就要截我们的镖。船户足有十多个，我们保镖的也有七八个人。两下说拧了，动了手。船户用船篙，我们使硬家伙，拼了一阵，把他们打败，才没出事。

还有一回，在郑州庙以南，晚上住在店里。第二天一早，起五更我们就动身了。刚走出不远，有一道桥，贼人暗里把桥给弄坏了，表面上可又不显。带头的嘴里喊着凤凰三点头的镖号，正要过桥，桥坏了，差点连人带马陷在水里，忙说：“不好。”知道遇见贼了，直跟贼说黑话，贼说什么也不让

我们过去，只好与他们交战。

庚子年闹义和团，镖行就不好办了。刚兴义和团的时候，还没有怎么跟镖局子为难。义和团跟洋人作对，什么东西沾点洋字，就犯他们的忌。那时已经兴了洋枪了。保镖的人除了长枪短刀的旧式武器之外，每人身上还掖个小洋枪。遇见义和团，他就要查你带没带着洋枪，要让他查出来就短不了麻烦。我们为了防身不能不带，可要让他们翻出来就给没收了。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会友镖局曾遇见这样一回事：

会友镖局接了一号买卖，由保定往天津运10万两现银。这是盐法道的银子，当时叫做“皇杠”，都是100两一个大元宝，10个元宝装一个鞘。会友派了8个人保着，由河路分坐四条大船运到天津。船走到下西河，遇见税务司拦住要检查。税务司有好几十人，都穿着号坎，青坎肩，白边、白字“税务司”。

镖局子的头儿赶紧跟他们打招呼，说：“我们运的是饷银，没带私货。”税务司的人挺横，说：“我们奉了上谕，饷银也不行，也得查。”等他们一上船，才知道是土匪改扮的，要劫“皇杠”。我们当然不能轻让，两下就交手了。我们一个船只有两个人，他们一船上来20多人。他们人多，我们人少，结果我们8个人死了4个。剩下4个人，赶忙派人去报告地面，请求官兵保护。官兵赶到一追，才把他们吓跑。因为银子是1000两一个大元宝，他们抢到了手也没法运走，我们一追，扔得满地都是大元宝。我们想法运回船上，还失落了不少。地面上想，一定有落在庄稼地里被庄稼人拣去的，县里出了告示追查，陆续又送回来不少。最后一计算，只丢了两鞘多银子。这笔损失当然由镖局赔偿。

镖局子遇见这件事，当然不能善罢干休。派人一打听，才知道为首的人叫做宋锡朋。宋锡朋本来是冀州李家庄人，自幼武艺出众，后来加入了义和团。义和团失败，他就聚了一帮人在黄村南边庞家庄当了土匪。开始只有五六百人，后来人越聚越多，声势越来越大。我们走镖的没法走了，于是八家镖局一合计，决定合在一块和他们交战。那次他们有一两千人，镖局子才

百十来人。宋锡朋两手使枪，枪法极好。可是他的部下都不是练家子，手使大砍刀，只会些笨功夫，不是镖局子的手。但他们人多，又是以死相拼，镖局子要想把他打垮也不容易。彼此纠缠了好几个月，一直追到保定才把他们打垮。宋锡朋跑到东三省，入了马达子（胡匪）了。就在这一年，我们送个官到吉林上任，走到老爷岭，恰好遇见了马达子，两下交手。有人说宋锡朋正在里面。我们怕他报仇，就退回来去报告地面，由官面帮着我们，打了半天，才过了老爷岭。

到了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这时两宫已经回銮，北京城又恢复了从前的秩序。会友镖局忽然得着冀州衙门的来信，说是宋锡朋已经偷偷回到冀州李家庄，在家里藏起来了。会友镖局就派焦朋林、卢玉璞带着我们40多人前往冀州，由冀州马队带着，出其不意地把宋锡朋的住宅给团团围困起来了。宋锡朋是神枪手，可是架不住我们的人多。他把子弹打完，只好和我们交手。焦朋林上去，用夫子三拱手的拳法把他擒住。这已经是五更时分，天将放明了。

宋锡朋被捕，押解到北京。西太后听说他是神枪手，想看看是怎样一条好汉。宋锡朋带着脚镣手铐，西太后一见，说：“敢情是这么一个人哪。”后来，宋锡朋又解到保定，在保定给杀了。人头砍了下来，在各地示众了好多天。

当时，像宋锡朋这样流落为土匪的人数很多。在京西妙峰山有大和尚、二和尚；在京北怀来有大光棍、二光棍，都聚众几百人。

有一回，师叔焦朋林带着我们11个人，保着花市的麻镖，约值十几万两银子，走到八达岭遇见大光棍、二光棍了。他们在山里用枪往外打。他们使的是灌沙子儿的枪，威力并不算大，可是我们看不见他们的人，不能还手，只有挨打。焦朋林就叫把驴驮子圈起来，人都藏在里面，准备他们来劫镖时再动手。结果，小驴被他们打死了十几条。焦朋林急了，派人和怀来县小队联络，进山抄他的后路，内外夹攻才把他们打败。镖虽没出事，可是我们弟兄里死了张华山、武宪章二人。大光棍他们闹了有三个来月，被县小队拿住，在怀来砍了。

镖行零落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为了表示庆祝，北京城办了一次皇会。项目有五虎棍、少林棍、秧歌、小车会、高跷……北京城里、关厢、顺天府各州县都来参加。镖局里头有头有脸的都加入表演拳术和各种武艺。慈禧在颐和园里看会，园子外面搭着大棚，一共有200来起玩意儿。玩意儿多，慈禧看不过来，就由主事人开上单子，交给六部堂官让慈禧过目。她要看什么玩意儿，就按着单子传进去，当着她的面表演一回。我在她面前舞了一回八仙庆寿剑。为什么叫八仙庆寿剑呢？原来兵刃都是凶器，在交战时要拼个你死我活的，一般都说什么断命刀、追魂枪，可是表演时，非说些吉祥话不行，所以叫做八仙庆寿剑。后来梅兰芳演霸王别姬，他舞剑的手法就是跟我学的；杨小楼演闹天宫（那时候叫安天会），也是从我这儿学会的猴拳。这是后话，顺便交代几句。

闹完义和团以后，我们照旧护院、走镖，可是火车、洋船一通，来往客商不用起早雇民船，保镖的生意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就专做护院的买卖。镖局子也逐渐减少，只剩下会友一家。

当时前门外珠宝市、大栅栏都成立了商团，归会友镖局保护。街道两头，当时都有铁栅栏。有事的时候就把铁栅栏关上，由镖局把守。1912年（民国元年）北京兵变，曹锟的第三镇在北京抢开了。当时珠宝市、大栅栏两条最阔的大街却没受到损失。1917年（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起义，带着兵向北京进攻，在城里发生了巷战，北京秩序相当混乱。珠宝市、大栅栏都因会友镖局保护，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1921年（民国十年），会友镖局也结束了。镖局子里的师兄弟、师叔、师大爷，年纪大的回家养老去了；年轻的就由各银行、商号、住宅分别雇用，替他们看家护院。会友从清初开设，一共办了300年，师徒相传了好几辈。

我离开镖局后，先在外五区所办的半日学校教武术，由外五区给一个